

淘金三部曲

余一鸣 / 著



手机阅读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编辑短信8080发送至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淘金三部曲

○余一鸣 /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RY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淘金三部曲 / 余一鸣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5
ISBN 978-7-5399-5869-9

I. ①淘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09675 号

书 名	淘金三部曲
著 者	余一鸣
责任编辑	郝 鹏 孙金荣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	9.25
字 数	225 千字
版 次	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5869-9
定 价	2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入流 • 001

不二 • 181

放下 • 241

创作手记 • 288

入流

第一章

8月26日 晴 东南风2—3级

1.

船进入上江，就不断有小艇围上来，是那种影视剧里海上枪战中常出现的雅马哈快艇，塑钢船壳，漂亮得像炫翅的金蜂，嗡嗡叫着。它们在陈拴钱的大船前后游弋，犁出一道道白色浪花。拴钱的船尾也拴着一艘，追随着大船。拴钱尤其喜欢驾驶这艘小艇撒野，如同开惯了大卡的司机稀罕玩一玩两轮摩托。但现在拴钱不睬他们，原速前进，一会儿那些小艇就散开了，像是一群没找着肉的苍蝇。

根水把头探进驾驶舱，说，三叔跟他们谈价呢。拴钱朝后视镜瞄了一眼，老三把速度放缓了，后面的船都跟着慢了，船头越来越小。过了一会儿，对讲机嗡嗡的杂音里传来老三陈三宝的声音——哥，他们只要五块呢。

拴钱说，走。

三宝说，哥，你再想想，比白脸那边便宜一半呢，我省了五千，你就省了一万，固城船队就省了几十万。

拴钱说，你不再跟上，耽误在白脸那儿排队了，你莫非真的放得下白脸那儿的乐子？

对讲机里只剩了嗡嗡的杂音，老三没声音了。拴钱看后视镜，老三的船头从一点苍蝇屎膨胀成了火柴盒大小，老三还是跟上来了，整个船队也跟上来了。

那些小汽艇是打沙船派出的说客，过了和县，江面上就停泊了三三两两的打沙船，船不大，二三百的吨位，但声音巨大，马达轰鸣能让几里路内的江面震耳欲聋。你想想，它有一根一人抱不过来的铁管子戳在江底，把江底的黄沙吸上高出江面几十米的船舱，那样的力气，吸沙泵需要多大的马力。拴钱对根水说，就像把一根钢管捅进了女人的深处。根水说，那这长江的江底一定痛得厉害。拴钱说，你这伢子，还真把这长江比女人了，就是女人，每个月也得把身子里没用的血淌出来。不淌出来就阻了血脉，像这长江，不吸掉江底的泥沙，就要抬高河床，阻塞河道，那也不舒畅。

其实，你把长江比做女人也真没错。拴钱一只手摸出一根烟，另一只手还是放在舵盘上，根水用打火机帮他点上了。拴钱吐出一口烟说，就是一个女人，也不能不停地让男人去干，那就把它当成了婊子，就把这女人害了。政府限制打沙船，就是规定了不是什么男人都可以干，江底的沙子也是一层保护层，挖深了挖多了，两边的河床就会坍塌，甚至江堤的根基也会凹陷，那洪水一到，两岸边的老百姓就遭殃了。

根水说，你比我们大学里的老师讲课还讲得好哩。

拴钱说，你伢子笑话你叔呢。

确实，长江这碗饭不是什么人都能吃的，你得有相关部门的营业执照，执照限额，这塑料皮本子就比黄金还贵，转一下手就是上百万。这世道有钱的人多，你买吸沙泵，置打沙船，出手就得二三百万。你再花百万大洋买到了营业执照，但管事的部门未必会让你过户，你走通了红道，还有黑道，有钱不等于就能在长江里充大爷。长江里的大爷很多，一段江面就有一个大爷，有的还不止一个大爷，人家是时刻准备着豁出身家性命的。

能让岸上江上的各路大爷都敬你让你，这样的人不多，白脸算是一个。拴钱认准了在白脸这里装沙，原因有很多，最简单的

一条，白脸能一年四季不停吸沙泵，水警一封江，其他的打沙船都哑了，白脸的马达叫得更欢。装沙的船只排出几里路，白脸的手下拿着记录本，不是老客户都得响机器走船，你哭着喊着求都没用，白脸说这世上做什么事都有规矩，守规矩就是讲道义。

白脸的黄沙是比别人贵，但白脸能保障供给，沙子也永远比别人的好，饱满，金黄，堆在船舱像是金黄的稻谷堆在粮仓。白脸的手下开着小艇四处转悠，人家不是揽生意，人家不需要揽生意，他们发现了谁家的打沙船打出了好沙子，他们的打沙船就会径直开过去。识相的赶紧移船别处，不识相的隔天就会机器出故障，甚至操作手失踪。白脸会亲自上船，扔上几捆百元大钞，叫你赶紧修机器，机器一响，黄金万两，停一天就是几十万呢；或者表示对失踪者的深切同情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每个江上混生活的背后都有一家老小指望着。不是不讲道理，讲的不是岸上的道理，在水上只讲水上的道理。

三宝不是不明白拴钱的心思，可是三宝眼窝子浅，舍不得眼前能省下的五千块沙钱。拴钱担心的不是三宝的脑筋不够用，而是担心一个男人眼界不宽广，容易被绊得鼻青眼肿，老话说，行船眼观十里水哩。

到了荆州段江面，白脸的打沙船在拴钱的望远镜里越来越清晰，船楼上挂着一面金黄的旗帜，旗帜的中间是一个大大的“4”字，这是白脸的第四条打沙船。边上泊着两条空船等着装沙，尽管吨位不大，但是因为货舱空着，船体浮在江面，像是两幢高大的楼房耸立着。相比之下，打沙船就显得像是高楼下的窝棚，只是那根输沙管直冲云天，居高临下地让人不敢小瞧。

一阵喜庆的锣鼓声在嘈杂的马达声中跃然而出，接着欢呼声向拴钱的船头袭来，“欢迎欢迎，欢迎拴钱老大来装金沙！”拴钱和根水都开心地笑了，这是打沙船的大喇叭里播出的，这样的待遇只有几个在长江里名声响的船队老大才能享受。拴钱嘴上不

说，心里受用，他按响一长一短两声汽笛致意，驾驶着气势雄浑的钢船缓缓靠过去。

下了锚，三宝的船也靠了过来，拴钱放了软梯，根水挤过来，拴钱说你去凑什么热闹！

根水说，我去替我爹娘为龙王爷上香。

拴钱无语，三宝先下了软梯，说快走快走吧，衬衫的口袋里塞了鼓鼓的钞票，他让这点钱烧得慌。拴钱白了一眼三宝，让根水也下了软梯上小艇。

2.

郑守志喜欢这种火辣辣的天空，太阳一出来，就像一只大灯泡吊在你眼前，热，却无风。对一个在长江里谋稻粱的人，不喜欢风，永远不喜欢。有风就有浪，有雨就有险。这与农民不同，天涝的季节，农民盼太阳，盼天晴。天旱的时候，农民盼雨水，盼天阴。在这一点上，船民目标单一，坚定不移。郑守志不是船民，若干年以前他可以说是长江里的一个水手，但现在不是了，是江口集团的老总。江口集团吃的是长江里的饭，发的是江水里的财，所以他讨厌风风雨雨，每天看天气预报，看到电视上那个小太阳卧在云絮里，在他眼里就是金元宝躺在银锭上。其实也不单是郑守志如此，哪怕你只做过一天船工，你也会养成睁开眼皮就看天的习惯。

郑守志的办公室在江口村招待所的顶层，据说城里人买房，层数越高价格越贵，但到了顶层价格就会滑坡，冬天最冷，夏天最热，有空调也费电费。郑守志喜欢顶层，倒不是他有钱不担心付电费，他觉得该冷就得冷，该热就得热，人活着就得有冷有热。更主要的是，你住顶层，就永远把别人踩在脚底下，这感觉很重要，倘若你不在顶层，就只能听任别人在你头顶上吃喝拉撒。他是个敏感的人，考虑问题总比别人想得深看得远。

住在顶层总是能比别人看得远，可这幢楼上没什么区别。江口村招待所三面环山，一面朝江，楼就在山的半腰，山就挡在楼的面前。朝北面的长江看，长江就是一条长布带子，这布带子长年藏在江面上空的云雾之中，从楼上看去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。也就是说，不到中午，江口村的人见不到太阳。初到江口村的人都不习惯，像是蹲在井里过日子，但时间一长，就明白了这里的美好。歌里唱道，伟大领袖像太阳，照到哪里哪里亮。其实太阳不止天上挂着的那一个，有时候，有些地方，人也可以是太阳。这话，德国有个叫尼采的人说过，可江口村的人没听说过那个疯了的老头。但事实让他们明白，江口村是一个太阳普照的地方，吃穿不愁，小孩子上学不要钱，老了有人服侍你。所以江口村方圆几十里都羡慕江口村村民，有机会挤进江口村的人都挤破头想挤进来。只是幸福的大门不是对每个人敞开，就像进入江口村的山道，又陡又窄，藏在荆棘丛中，找到道不容易。

现在江口村的全景就在郑守志的眼皮底下，这村确实不大，按说，只有成百上千家的村才叫村，几户十几户的地方只能叫庄。当初郑守志第一次到江口村，其实就只住着一户渔民，那就是哑妹和她父亲，可老人家开口闭口硬是称我们“江口村”，郑守志现在遂了他的愿，真的壮大发展成了村，有几百户人家住着，不止是村，是一个集团了。山与江之间，只有不到一二百亩的地皮，从楼上看真的是尺寸之地，郑守志觉得岸上的地盘小了。风声传出去，马上有各级开发区来邀请，但郑守志不喜欢往热闹处凑，他离不开这滔滔江水。

郑守志回到办公桌前，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竹匾，竹匾里放着几只毛线团，还放着一只收纳包，打开来，里面插着各种型号的钢针和竹针。织衣针用材的种类有很多，比如说还有木质的塑料的。郑守志最喜欢用的是竹针，柔顺又弹性十足，两头尖，必须是经过碳化处理的，戳在肉里一般不易感染。但是现在市场

上一般很少见了，只有江口村的那个胖女人总能及时替他供货。郑守志将一只毛线团在手中抛了抛，毛人立即将已经起针的线衣递到他手上。毛人是他的集团副总，有时候是他的秘书，有时候还是他的保镖。之所以喊他毛人，是因为这家伙从上到下都长满了黑色的毛发，唯一的亮点是脸上眉眼处荒芜了巴掌大小的地方，当然还有他的掌心，岩石一般光亮。讲起来，毛人原先也是长江里的一方诸侯，是多年前归顺到郑总门下，郑守志不雇秘书，不是他不喜欢漂亮年轻的女性，是因为他使唤毛人有一种无法替代的快感。让一个五大三粗江湖上闻声色变的家伙做随从，有着特别的效果。郑守志长得白，毛人长得黑，俩人一露面简直就是黑白双煞。

织一件毛衣，起针很重要，做一件事情总是开头难。郑守志拿起起针的下摆，那是四根竹针撑住的一只四角架，郑守志数了数，二百二十五针，一般来说，男人的毛衣衣摆不会多于二百二十针，但这件毛衣不是给普通的男人穿。郑守志以前织的都是围巾，花样简单，但是这次他要织一件毛衣了，并且花式繁杂。图案和编织法都摆在办公桌的右角，毛人瞅了一眼，说，郑总，您这是第一次织衣服吧？看上去蛮花哨的。

郑守志知道他想问这件毛衣是给谁织的，如果郑总自己穿也罢了，如果是给别人织的，这就不是一般的人物了。

郑守志说，针。

毛人从收纳包里抽出一根。

郑守志说，8号针。

毛人犹豫了一下，换了一根。郑守志接过，说，这是10号。

毛人说，你怎么肯定这是10号？我怎么就看不出来。

郑守志说，按说你摆弄它们都多少年了，怎么就分不清呢？做事要存心，要做有心人。

郑守志把两根针递给毛人，说，你用大拇指和食指的指肚子

捏一起转几转，细的是8号，粗的是10号。毛人照着做了一回，真的就分出了粗细。

毛人说，郑总，市开发区的一位主任在外面等了有一个钟头了，您见还是不见？

郑守志说，见与不见，事情都明摆着，我们不去。

郑守志埋下头，摆弄那几根织衣针，又研究桌上的编织法。那是毛人看不懂的文字，转身出去了。

郑守志专心织起来，又过了半小时，毛人又敲门进来，说，郑总，还是见一下他们吧。

郑守志说，当官的总要老百姓等他们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当官的也尝尝等的滋味？

毛人说，他们也等了一个半钟头了，您就见一下吧。

郑守志说，毛人，看样子你是得了什么好处，莫非是你在穿针引线？别忘记，你现在也是集团的副总，不要丢了自己的架子，搭架子搭的是什么是尊严。

毛人急了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马上赶他们走。

慢。郑守志笑了，请他们进来。

开发区主任带着两人进来，先是赞美了郑总的办公室，又赞美了江口集团家大业大。末了，随员递上来一大捆毛线，显然，他们是专门研究了郑总喜好的。

主任看着桌上的图案说，想不到郑总的织衣水平如此高超，这花样我看天上的织女都织不出。

郑总说，见笑了。地上的男人毕竟是男人嘛！花样百出，针法万变不离其宗。做什么讲究的是个根本，就像我吃长江饭的，水是个根本。

坐了一会儿，主任一行告辞而走。

毛人奇怪，说，这人在外面讲了这样那样的招商优惠条件，进来了什么都不提，光奉承你织毛衣的活儿了。

郑守志说，提与不提，我的态度都在那里。他那开发区有长江吗？我们集团的生意是见水生财，那主任已经明白。

郑守志没有虚晃一枪，江口集团的发展迫在眉睫，他当然不满足江口村这弹丸之地。只是他要的不是那些开发区的地，是江边的地，或者说他要的不仅是地，是能在地上帮他挣金挣银的人。长江两岸连绵几千里，可以说每一地的地方政府都不会拒绝他，因为官员都需要政绩，地方政府都需要税收。地上生金，他才会向当地政府送银子。几个月来，他曾经沿江而下，跑了好几个地方。他专程去了一趟固城县，长江里的运沙船据说有三分之一是固城县的，而这些大船居然是民间自造的。江口集团有挖沙船队，有供油公司，有船用器具公司，郑守志不满足，他必须有自己的造船公司。

因此，他来到了固城县。

郑守志和毛人是坐出租车从南京到固城的，江口集团没有一辆汽车，当然不是买不起，船老大们认为，车船车船，两者连在一起，但是老天爷让人只长了一张嘴，就是不让你把天下的饭食都吞了。你占了水路，就不能再跟别人抢岸上的陆路。有不明事理的船老大显摆，买一辆小汽车在前甲板上摆着，威武得像是军舰前甲板的炮楼。但在码头上上船下船那真是大麻烦，码头水浅，运沙船靠不了岸，卸沙靠小船驳运，那小车只能干瞪眼。码头水深，船靠上了，得用两块既结实又够长度的跳板搭着，那小车上下都像是走独木桥，吊着人的心尖尖。你喂它油，交各种费用，它光挣面子不挣钱，还把一船的水手累得够呛。船也要喂油，也要喂钱，可它能吐出一沓沓人民币，所以船户们都看不上这小汽车。

郑守志不买小车，是因为江口村没有与外面沟通的公路。从陆路进江口村只有一条山路，最多只能跑辆摩托，当官的也好，收税的也好，包括郑总自己，进出都趴在摩托车后座。地方官员

多次劝郑守志把山路打开，修一条盘山公路，郑守志都哭穷。谁心里都明白，郑守志是不想让外人打扰江口村的清静。江口村的村路铺的是柏油，早晚都有专人打扫，干净得像是到了国外。小车不能进，外面的摩托进村也严查，老人小孩走在路上不必担心有车碰撞，郑守志分明想把江口村隐蔽成一个世外桃源。

出租车没进县城，先是绕着固城湖湖堤奔驰。湖堤上见不到人影，湖水清澈，一眼能看得见湖底的水草和游鱼。郑守志见惯了长江水的浑黄，一下子看到这梦境中才有的湖水，恨不得扑下水赤身打个滚，掬几口这样的水吞进肚，肯定每个汗毛孔都舒坦。这是块好地方啊。郑守志对毛人说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所以此地人才智慧超人，胆识非凡。普通的农家渔家出手就造钢铁大船，侧身就敢从湖泊闯荡长江，江南人不可小觑。

车往前开，掩不住的破败就呈现在眼前，堤埂上不时有断墙残垣，偶尔也有没有倒塌的棚屋。木门紧闭，堤下草丛遮不住一排排半截子的砖墩，那是船下水时留给湖堤的纪念。郑守志闭上眼，能够想象出当年造船时人欢马叫焊花炫目的盛况。如今，这里倒像古罗马的遗址，像南唐后主词句中的故园了。只是，那两处的破败已在历史中定格，这固城湖堤上的冷落只是一时，它虽然看上去只留下几堆灰烬，但郑守志相信，余烬中尚有火星，只要引燃，也能燎原。终于，郑守志看到了湖堤下一艘钢铁大船的船身，郑守志让车停下，推开车门，堤上立着一间简陋的棚屋。

棚屋的门敞开着，郑守志低头进去，棚屋没有窗，但墙上裂缝处有亮光透进，也能将这屋里看得清楚。门口是一个土灶，灶台上放着一把青菜，一只碗一双筷，挨着灶台的是一张简易的竹床，床上胡乱堆着一床脏得看不出颜色的薄棉被。主人不在屋里，郑守志招呼毛人，去船台上看看。

从船身的长宽看，这船的吨位大概在一千五百吨左右，船身已基本完工，在这里显然已搁置了不少时间，船身的钢板已锈成

了黄色，这都是长时间风雨侵蚀的结果。郑守志用手摸了摸黄锈，已是薄薄的一层，用力搓几下，手指上也没有锈粉，看来已是陈锈，这船板已在风雨中一年以上了。船尾留着一个洞口，是让工人进出船肚的。两人进去，爬上船台，船的内板还没焊上，船底的凹槽和龙骨架裸露在天空下，像是一条被啃尽了血肉的死鱼骨架。郑守志不愿久留，回到堤埂，一个老人立在棚屋门口，手里抱着几根枯树枝，警惕地问：你们是来催债的吧？我儿子不在。

郑守志赶紧解释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们就是看看。

老人狐疑地打量了一下两人，又看一眼出租车，说，有什么好看的，船停工了，工人跑了，原先借给钱的债主也慌了，恨不得把这船拆了去卖废铁。

郑守志明白，造船最怕的是资金中途跟不上，这户人家看来时运不济，进退两难了。

老人忽然眼睛一亮，说，看样子你们也是有钱人，要不，你们把我儿子这船买下吧。就成本价，我儿子会答应的。你们考虑一下，算是救救我们全家，求你们了。

郑守志和毛人慌忙上了车，一路下去，还有七八艘这样停工的大船，有的才焊接了龙骨，有的已船身完整，只缺了船尾的柴油机没装。郑守志命司机沿着湖口朝前开，湖口通着水阳江，水阳江连着长江，郑守志在地图上早就查过。这样实地考察了一遍，郑守志确信，固城县确实可以建一个大型造船厂。湖口有大闸，可以保证固城湖的水位，水阳江宽阔，哪怕是万吨轮也能畅行。

郑守志问毛人，你觉得这地方有我们赚钱的机会吗？

毛人说，郑总，我一路都在寻思，我们可以借高利贷给那些造船的人，再高的利息他们也会接下。

郑守志拍拍毛人的肩膀，你惦记的还是上不了台面的老套

路，水上觅食，性命可以捏在人家手心，可钱得捏在自己手里。岸上人还有一说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这长江可是通着太平洋，你可不容易找到人。就是找着了，靠打打杀杀弄钱，对你我来说也是不体面的事。兄弟，你已经不是那个江湖老大，你是江口集团的堂堂副总。

车进了县城，这南方小城的繁华出乎郑守志和毛人的意料。时值中午，大街上的人还熙熙攘攘，商铺挤得密密麻麻，小车的喇叭和商家的宣传广播刺痛人的耳膜。郑守志受不了这样的热闹，心里想念他的江口村了。如果真的要来固城投资，第一条必须与这个县城保持距离。小车突然停了，前面是一个街心广场，人太多，车寸步难行。郑守志和毛人下车，被人流裹挟着进了广场。所谓台风的中心是真空，广场的中心看上去人却不多。郑守志和毛人跨上台阶，广场中心是一组喷泉和绿地，郑守志打量四周的建筑，居然有七八幢高楼。一个年轻人走过来，郑守志问，每天都有这么多人上街吗？

小伙子说，今天是庙会。

小伙子站在喷泉池的一边，身边还带着几个学生模样的人，拉着一条横幅，地上放着一个捐款箱。郑守志看那横幅上的字，是为一位患了白血病的县中学生募捐。郑守志问小伙子，你是县中的老师吗？

小伙子说，我原来是，现在辞职了，只是这位学生的医疗费还没凑齐，我还走不开。

一位小姑娘说，我们罗老师已捐了10万块了，先生，您也捐一点吧。

郑守志打开包，拿出一沓没开封的人民币，一万块，塞进了募捐箱。小伙子拿出一个笔记本，说，谢谢先生，请您留下姓名，我们要在电视台《固城新闻》表彰的。

郑守志说，好啊，她的医疗费还缺多少？我都包了。

姓罗的老师和学生们都激动得不行，说，再有 10 万就够了。

郑守志说，那还有别的学生需要募捐吗？

小伙子说，有，我们学校有贫困学生基金会。

郑守志说，我再捐五十万，但是我有条件，要举行一个捐赠仪式，县领导要参加，捐款就得捐在明处。

小伙子说，行，没问题，我舅舅就是副县长，您留个电话，晚上我去向您汇报具体细节。

晚上小伙子真的找到了宾馆，说书记县长都很感动，一个外地客人如此慷慨，给本地的企业家做了榜样，表示要亲自参加仪式。郑守志问小伙子，你是教什么学科的？为什么要辞职？

小伙子说，我是教美术的，现在中学抓的是高考科目，我这学科边缘化了，不得劲。

郑守志说，你舅舅当县长，你还可以奔另一条路，去做校长做局长。

小伙子已经知道他姓郑，说，郑总，人各有志，趁年轻我还是想做点轰轰烈烈的事，不想走那条路。

这话郑守志爱听，像他年轻时候。他给了小伙子一张名片，说，我做的是长江里的生意，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我集团。

小伙子说，谢谢郑总，我还没想清楚能做什么，现在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去完成，完成后说不定我去投奔您。

郑守志说，是那位患病学生的事？

小伙子摇头，说，是我自己的家事，我得去长江的运沙船上待一阵子，说不定还能遇见您呢。

第二天募捐仪式很成功，当地银行特意把支票兑成现金，红晃晃的摆在电视镜头前，像是垒的一堵墙。晚上，郑守志特意守在电视机前看完了“固城新闻”，此举花了六十一万，值得，让船运大县的家家户户知道了江口集团，让书记县长的头脑记住了郑守志的名字，下一步，肯定会有开发区主任、招商局长之类主